

将军嫁到

JIANGJUN
JIADAO

易怒是病，
将军得治啊！

提问：

哥哥的儿子的学生
母亲竟然是我
请问我和哥哥
的关系是？

回答：

战斗力1000+的女暗卫，
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威胁

《桃之天天》再现朝堂爆笑风

南宫将军勇闯南疆 救回老婆和孩子
谁知道老婆伤了头 开口就喊他哥哥！

快闪开！南宫将军要放招啦！
遇到女主全线崩溃

个人标签：
高冷
傲娇
毒舌

权贵三十

权贵三十

灵气写手风漫说表示：此女主，心好累……

将军到我家

风漫说
FENGMANSHUO
WORKS

JIANGJUN
JIADAO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嫁到 . 2 / 风漫说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2015.7
ISBN 978-7-5190-0123-0

I . ①将… II . ①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8657 号

将军嫁到 2

著 者: 风漫说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李 民

责任编辑: 周 欣

责任校对: 王 芬

封面设计: 黄 梅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00330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123-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楔子

003 第一章
世代南官家

021 第二章
春梦了无痕

036 第三章
随军行

059 第四章
女魔头

085 第五章
花前月下多妖物

108 第六章
三昧真火

119 第七章
南官澈疯子

140 第八章
军事法庭





156

第九章
包住火的纸

165

第十章
天下免费的午餐都是坑爹的

183

第十一章
暗夜大逃亡

200

第十二章
南宫家年夜饭

213

第十三章
四方军谋反

227

第十四章
五军之战

244

第十五章
人生是一锅回锅肉

253

第十六章
百年帝都

262

第十七章
祝明鸣这个名字名垂青史





森严幽暗的皇宫大殿，无声的风吹着屋檐下的琉璃瓦，晃动着阴冷寒峭的光芒，颤动着，发不出一点声响。

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啊——”

从宫殿里面跑出来的小太监，狂奔了两步，就被守卫在暗处的守卫抓了起来。小太监吓得一身软绵绵的。

守卫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提到一边去：“皇城之内不许喧哗！怎么回事？吓成这个样子？”

小太监看清楚守卫身上的黑羽卫服装，一颗狂跳的心稍微安定下来。小太监认出来跟前的人：“南宫……南宫队长，救命救命！里面，里面死人了。死了，身体跟石头一样硬，都睁开眼睛的……”

南宫透把小太监丢了去，跑到大殿里面查看究竟。

宫女太监死后身体僵硬如同石头，这里面的人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三个。

三个人死去的情状都是一样的：身体僵冷如同石头，瞳孔来不及放大就变成了石头。

这个公案发生在深宫大内，都被黑羽卫封锁得严严实密的。

黑羽卫的小队长——南宫透，接受统领的命令，秘密调查这个案件。事关重大，知晓此事的只有她所在的黑羽卫统领轩辕菱云，还有就是她肚



子里孩子的亲爹南宫澈。

南宫透想向黑羽卫统领申请去苗疆调查，必须先向南宫澈提出申请。

南宫澈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不要想了！好好给我待在帝都。”再过半个月，纤细的腰杆和肚子都能露出迹象了，怎么能够让她去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执行任务呢？

南宫透圈住并抱着他的脖子死缠烂打地说：“现在肚子还小，不怕的。我答应你，完成这个任务，我就退出黑羽卫，天天待在家里陪你。这种奇特的死状，无独有偶，根据三教九流的消息，白教教主的死出现同样情状。我想去苗疆白教总坛研究研究。”

南宫澈知道阻止不了她，只好说：“我派影卫跟着你。”

“我是黑羽卫，还要被影卫跟着，这样不是丢我自己的饭碗吗？”

“他们不会妨碍你，只对我报告你的行踪。”

“我可以每天向你报告。”

“免谈！不管任务成功还是失败，必须在孩子出生之前回来。”南宫澈盯着她还没有隆起的肚子。

“好好好！”

皇帝居住的地方，出现这样一件诡异的事情，在黑羽卫的保护下隐藏起来，而黑羽卫派出去的人暗中进行的调查，没有停止过。

但黑羽卫统领收到“我已成功走入白教”之后就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了。

任何一个黑羽卫执行秘密任务都是与轩辕菱云单线联系的，只要失去联系，就等于已经殉职。

南宫透已经被列为殉职。

一年之后的一个大晴天，南宫透突然回到了黑羽卫卫所报到，跟在身边的还是帝国军的统领南宫澈。

南宫澈说：“大人，我有一事相求。”

黑羽卫的统领问：“南宫透发生了什么事？”

南宫澈很绝望地说：“不知道，失忆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在苗疆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章

世代南宮家

五月的风，清爽明媚的天，软和得令人困乏。

南宮家的院子，紫荆花枝头满簇，落红满地，清香飘满了整个院子的小径。我跷着腿坐在枝丫上面，藏在紫花嫩叶当中，眼睛盯着窗户里面的两个人。

左边的女子，一身繁花似锦，仿佛从御花园里面跑出来的玫瑰成了精，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如痴如醉、骚动不安的妖孽味，实在是妖艳得很，稍微不留意就能化身为春天的小夜猫把猎物拉进被窝。右边的青年男子，白色的常服，金冠华带，只留着一个挺直的后背，黑色腰带缠着一圈白茶花的图腾纹路，显得特别安静平和。

这样好的天气，他们在密谋什么呢？

我竖着耳朵，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一点都听不见他们说话。

“你在偷看我爹吗？”树下有一双乌黑色亮晶晶的大眼睛看向我。

我立刻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嘘嘘，不是偷看。”

两岁的小男孩甜糯糯的声音道：“不是偷看，你在看什么？”

两岁的男孩，扬起来的小圆脸，被一双水汪汪的如同女孩子一样的大眼睛全部霸占了。这小子的眼睛怎么长得那么大呢？看我南宮家的几代男孩子，都没有这样黑亮如水的大眼睛。这娃子，真的姓南宮吗？

我挥挥手：“一边去，一边去！我是帮你看住那个女人，免得她一口



把你爹吃掉！”

小孩子眨了眨大眼睛，好像明白了，好像又不明白：“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吃我爹？”

“因为……女人是老虎。”

“你也是老虎吗？”

对那么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我通常都是恐吓一下：“吼吼吼，是！”

小孩子红红的小嘴巴说出来的话含着不满：“你也想吃我爹吗？”

“我——”

你爹是美味可口、吸引妖精鬼怪的唐三藏吗？

我跳下去，掐着小孩肉乎乎的脸蛋，说：“我当然不吃你爹！你爹皮糙肉厚，我才不喜欢吃你爹呢。吃了你爹那种又老又丑的男人，一定会消化不良拉肚子。不过我最喜欢吃嫩嫩的小孩子，香喷喷的，吼吼吼……”我蹲下来，抓着他胖嘟嘟的爪子，然后大口啃下去。

小孩子尖叫了一声，两只手挥舞着。

“南宫透，你说谁又老又丑？”

“我说的是你……爹。”

我仰起头往上看。

白色的衣服在满目的红花之下，划出一片亮色的涟漪。

给我这种居高临下压力的，只可能是一个人。

我大哥，南宫澈。

若谁说南宫澈又老又丑，简直就是瞎了眼睛！

南宫澈的脸在这一树的紫荆花之下，毫不逊色啊。他俊美的脸庞如同温润的名贵玉雕，虽然没有水嫩嫩的感觉，但是冰玉质感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一双浅褐色的眼珠不带人间的烟气，清透如同毫无质感的玻璃佛珠，但是此刻，眼底下慢慢浮动着一一种冷森森的寒色。

我决定装傻，摆着人畜无害的笑容：“你爹你爹，又老又丑，指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老爹——南宫大将军啦。”

小孩子扭着手臂向他爹撒娇：“姑姑咬我，好痛，好痛。”

南宫澈看了他儿子一眼，眼神里面千回百转，最后还是看向我：“我好像听见你说我。”

我哈哈地笑：“大哥，你绝对听错了。怎么可能呢？哈哈，你绝对不老，绝对漂亮！”

对啊，南宫澈怎么可能老？

我的大哥，南宫澈，二十出头，单身，有个不明来历的两岁的儿子，已经成为帝国军的老大，也是帝国军历来最年轻的统领，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几年，朝中的那些官员富贵大家，经常同我爹来往的，或者不经常同我爹来往的，都有意无意来我南宫家拜访，顺便还要带上他们待字闺中的闺女。南宫澈的那双招惹桃花的眼睛不正眼看那些名门千金，人家回家都要害单相思病的。

南宫澈声音开始变了一些语调：“南宫透，我不是说过，你不得靠近我的房间？”

我抬头看着他，指着他的头顶：“我是在树上，空中不属于你帝国军的地盘。”

南宫澈无质感的浅褐色玻璃眼珠稍微转了一下，轻轻呼唤了一声，没得商量：“来人，抓住南宫透，擅闯军事重地，军法处置。”

哪个温馨的家庭会变成军事重地？世上只有一个地方，南宫家。哪个变态的人会把家变成军事重地？世上只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是南宫澈。

南宫家的兔崽子眼中只有南宫澈，听信南宫澈的命令，纷纷扑过来抓我，但是他们哪里是我的对手，两下子就被我打趴地上。南宫澈手下的兔崽子，拥有着一身打不死的热血，越是遇到抵抗，越是凶猛。我的武功，在我南宫家里，敢称第二，是不会有人反对，除了南宫澈。

我一看到南宫澈有着亲自动手抓我的苗头，我立刻往外面跑。

“南宫大将军，快出来啊，你儿子要杀人啊！”

我往司徒恩恩的院子跑。这个时刻，南宫大将军就一定在司徒恩恩的房间里。

“小姐小姐，不要，不要，这个时候你不能进去！”房间的廊檐下，司徒恩恩的陪嫁奶妈，正在准备着热水和毛巾，看到我冲过来，就连忙横着身体拦住。

南宫澈气势汹汹地在后头追。

我顾着保小命，直接跨过陪嫁奶妈，往里面冲。

“爹，救命！”



后面是陪嫁奶妈的尖叫：“小姐！少爷，少爷，你更加不能进去！这个时候，老爷同夫人……”

我已经冲入房间。

这个时候，我是不应该进去的。

青天白日，下午的沉闷气息都把阳台上的一丛紫藤花都折磨得奄奄一息。精致秀雅的房间里面扑鼻就是一种令人靡靡欲醉的香味。古人云，饱暖思淫欲。我爹当然就是同司徒恩恩做些“饭后思”的事情。

场面相当香艳的。

我爹在床上热情奔放如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正缠着他夫人。

可惜的是，太早了。

若我迟半刻进去，我就看到好戏了。

我爹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是那副身材，啧啧啧，绝对不比南宫澈差——我爹果然有着敏捷的身手、卓绝的武功。当他的脑子正被精虫完全控制的时候，一只手拥抱着美人的小蛮腰，一只手摸着美人雪白的大腿，居然还能腾出第三只手甩出一条被子遮盖住我的眼睛，然后低吼了一声：“南宫透，滚出去！”

我跟前黑蒙蒙的一片。

如果我爹手边是一双筷子，大概我的眼睛就会被插瞎了。

“你敢拉开被子，老子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哦。”我很乖地缴械投降，继续把被子蒙在头上。

司徒恩恩果然是我的亲娘，她走过来，一边拉开蒙在我头顶的被子，一边埋怨我爹：“你想要捂死她吗？快起，出去。”

很快，我爹就披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带着他那一脸“眼看着吃到的肉馅馄饨就这样滚到了沙地里”的深恶痛绝表情，狠狠瞪了我一眼，叫了一声：“澈儿进来！”

南宫澈就在我的后面，白色的身影，修长的身体，平底靴子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我跳了起来，立马抱住我爹的大腿：“爹，南宫澈要杀我！爹，我没法活了。我就在树下腰酸稍微靠了一下，他就说军法处置我啊。我们的家以前多好啊，多快乐！现在哪里是家啊，好像整个帝国军入侵我们的家！南宫澈一人暴政，打倒某人的专政！”

我爹一脚踹开我，大概是刚才的火气还没有发泄出来，全身上下都

暴躁得很：“南宫透，你滚一边去！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闹，你们有完没完！不能给老子清静半个时辰吗？”

其实我爹也苦。

我爹对着他的一对儿女相当头痛，如果可以的话，恨不得把我们重新塞进肚子里面，不要生出来。

外面是融融阳光春日暖，房间里面总有种憋闷的气息。

我表示很无辜：“爹，我也不想啊。”

南宫大将军完全无视我的难题：“南宫透，你闭嘴，老子没有问你。南宫澈，什么事情，你说。”我爹的为人一看就知道是重男轻女的。

南宫澈在我爹跟前完全是一副听话好孩子的模样：“她在我的房间外面鬼鬼祟祟。”

这一句话仿佛是一针致命针，完全刺中了南宫大将军的痛处：“南宫透，你这是什么老毛病啊？进人家的房间前，必须要敲门！人家同意了才可以进去，知道吗？你懂不懂礼貌？是不是要我重新教你道德礼仪啊！”

我爹的咆哮声一直很有威胁力。

事实上，南宫大将军刚才的所作所为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我不能鄙视我爹，因为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只能可怜兮兮地说：“爹，道德礼仪是什么？刚才我可是看见的——你哪里有礼貌可以教给我呢？”

我爹的厚脸皮也红了：“我同你娘不同！”

我嘿嘿笑：“我同哥哥也不同！”

我爹好奇了：“有什么不同？”

我笑着说：“我们是兄妹啊，他是我哥哥，我是他妹妹。我们是家人。”

“放屁！”

有时候我觉得，南宫大将军这一嘴巴的话，真的是侮辱了他那副堂堂相貌和修长板直身材，我为我南宫家的名声荣誉担忧啊。

我哀怨得很：“爹把当家的位置给了南宫澈，让我怎么活啊？”

我爹更加直截了当：“好，从今天起，让南宫透当家。”

我这一下更加哀怨了：“当家三年狗也嫌。爹看南宫透是当家的料吗？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现在的当家人不要在家里搞什么军法处置、画地



为牢，我都是个拥护领导、安贫乐道的一等良民。”

“没有责任心，没有发言权。”南宫大将军一脸“解散休息”的样子，
“澈儿，不用管她。”

南宫澈现在可以奉命来说话：“南宫透，我说过，你踏入我的院子范围，
就是刺探军情。刺探军情，擅闯军事重地，必须军法处置。”

我无法不鄙视南宫澈：“什么军情？分明是你跟一个女人在房间里面
偷情！”

南宫澈得意得很：“胡说八道。”

我逼上去：“不是的话，那个女人是谁？”

南宫澈眼神飘过我的脸：“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我非常鄙视南宫家的男人：“爹，你听听。有人说他的房间就是军
营，进入了就要军法处置。好的，我就当这里是军营。但是，军营里面
能够有女人出入吗，军营里面能够同女人光明正大偷情吗？南宫大当家，
你是不是应该向五军都督府提交三千字的书面报告呢？”

我爹插话：“南宫透，就算南宫澈是偷情，关你什么事呢？”

我爹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我爹的心完全是偏的。

我说：“不关我事吗？”

好像是不关我事。

我的旁边，粉嘟嘟的孩子脚步蹒跚地走到我的旁边，我就扑上去搂住
他胖嘟嘟的身体，说：“我还不是为了小君。这娃子问我他亲娘是谁。可
怜的娃子啊，一出生就不知道谁是亲娘，你们忍心吗？忍心吗？”

两年前，南宫澈就抱着还是婴儿的小君回来，手指头大小的婴儿。南
宫澈说小君是他的儿子，亲生的。事实上，我只看到孩子的奶娘，看不到
孩子的亲娘。南宫澈从来不提这个孩子的娘是谁，一提就会发飙。

傻乎乎的小孩子眨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亲娘是什么？”

我黏着南宫澈问：“小君的娘是不是刚才那个女人，是不是呢？”

南宫澈此刻安静得好像一簇静夜开放的白云花。

我爹听到这些话，脸色就严峻起来了：“南宫澈，我有话同你说。
南宫透，出去等候发落，顺便关门。”

我打死也不出去：“我需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

我爹走过来，抓着小孩子的手臂就抱了起来，交给司徒恩恩：“好，南宫透，你留下来，但是不许说话。闭好你的嘴巴，如果出声就军法处置！”我爹让司徒恩恩和小君走了出去，然后就把门关了。

房间里面，只有我爹、我哥，还有我。

天色仿佛都黯淡了下来。

房间的素白纱窗遮光性很好，阳光必须从窗花的缝隙中间透进来，打在地上形成一幅明暗有序的茶花图案。长方形的白色瓷瓶插着早上刚摘下来的青绿色荷叶和嫩粉色荷花。荷花开得圆盘那么大，听说是从普陀山莲池、观音脚下摘回来的种。

我爹正面对着光线，背后是那枝荷花，显得有点穿越的圣洁感觉。南宫大将军用他很粗鲁的眼神对着我，看了一阵子，然后才对南宫澈说：“南宫澈，有些人是必须保持距离的！”

我哥站在背光的地方，容貌都藏在光线的黑影中，看不出神情，但是他的声音如同遒劲的北风刮过结冰的荷塘：“是。”

这不可言喻的默契是什么？

我听着有猫腻。

我爹沉默了一阵，有点自言自语的错觉：“巫蛊术源远流长，非下蛊者不得解其巫蛊。即使翻转苗疆，大海捞针，有何益处？你坚持，我明白。但是，你肩膀上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国家的安定，朝代的更替，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旋涡当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平静，但是旋涡之外的人，永远都是尸骨无存，自身尚且保不住，何谈那些凤毛麟角的儿女私情？哪里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去感叹？有些道理，我懂，你也懂。总之，以后少同她接触，更加不要对苗疆动歪心思了。”

南宫大将军是哪一国的语言啊？

这个“万物更替”“苗疆巫蛊”，同南宫澈有什么关系呢？

我哥更加神奇，又是一个字：“是。”

我看着我哥。

我哥不知道为何，好像也正看我。

地上的茶花图案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锁妖塔，把南宫澈三分之二的身体都锁到了黑影当中。

有些熟悉的感觉突然从我心底涌出来：“……”

我爹已经瞪着我，我立马捂住嘴巴，连一口气都憋住了。



果然，刚才那个妖精味道的女人是小君的亲娘！

现在他们当我是一个花瓶放着。他们玩深沉，我一点都听不懂。不过，我听懂的是，我爹压根就知道他儿子的媳妇、他孙子的亲娘是何许人物。偏偏，他在我们跟前装糊涂。我爹是只狡猾的狐狸，我很清楚。

我说：“爹，你知道——”

南宫澈扯着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南宫透。”

我立正：“在！”

南宫澈面无表情：“罪名成立，四圈。”

我一时没有听明白：“四圈？麻将吗？”

“军法处置。”

“我……”

南宫澈扬起嘴角，眼底是一片恍若春天的觉醒，笑着：“你有意见可以向五军都督府提交一份三千字的书面报告。”雍雅俊美的笑容，昙花一现，如同蘸着浓墨的笔尖在暖和的水面上作画，随着烟雨朦胧的江南春水荡漾。

果然，一山还有一山高。

这个时刻，我只能用非常哀怨的眼神对着我爹。五军都督府是我爹的地盘。自从我爹从帝国军退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进驻五军都督府，不是拿着枪杆子上阵杀敌，而是拿着笔杆子继续征战。

我爹皱了一下眉头：“四圈是不是嫌少了？”

南宫大将军总在关键的时刻对我即将悲剧的命运进行完美的补刀。

我立马就走：“爹，没有，四圈简直是太公道了。”

我爹继续补刀：“那么你还想说什么？”

我多么无奈啊：“我想说的是——男人四十一枝花，你还是一枝花，你还可以多生一个！”

我爹看着我，盯着我，好像内心纠结着两个国家的军队在战场上厮杀，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放弃了：“还是算了。生儿子无所谓，如果又生个这样的女儿，你让我怎么办呢？”

啊啊，那是什么眼神？什么意思？

我严重抗议：“你的儿子很好，女儿很差吗？爹啊，生个儿子，要娶媳妇盖房子，只会让你背上一屁股的债，把你身上的最后一滴血都榨干！生个女儿，嫁出去，可以让你当上国丈，以后打横走！”

但是我爹已经把我的话夹死在门缝里。

我爹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我哥南宫澈，现在是帝国军的统领。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给凤皇城三千黑羽卫的统领做了得力助手。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妹南宫湄，入宫侍读去了，一不小心就被小皇帝看上，是当妃子的命。

突然，我爹“唰”地开门了，眼神就好像剔了皮肉的鱼刺一样，盯着我：“忘记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南宫透，以后不许踏足这里，否则也是军法处置！”

这里真的是我们南宫家吗？南宫家不是军营！

南宫家的这两个男人是怎么啦？

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人死之后不过是一抔土，不多占一分。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为何南宫家要建得那么大，休闲的后花园何有为条泥沙跑道操练场。这里泥沙是沉沙，人踩上去，泥沙不会带起来，还会顺便把人的脚陷下去，让跑步更加辛苦一点。自从我那个暴发户的曾祖父圈了这一块地做南宫大将军府之后，南宫家的男孩都是在这里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这里见证着南宫澈的成长。

南宫家的女孩子，在这里度过青春岁月，百年来大概只有苦命的我。

这一圈，从南到北，对于我一个弱女子，够呛的。

跑道的一侧小土堆上面有个朝天八角的望峰亭。其实望峰，没有峰，倒是可以把整个操练场都看入眼中。以前是我在那里看着南宫澈受苦，现在是南宫澈看着我受苦。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年头什么东西都会变。花德喜茶庄的十年熟普都从二两银子一饼升价到了四两银子，菜市场二婶娘的葱花都从免费赠送涨价到一文钱三斤。

疏影凉亭，南宫澈的声音传过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接着响起一个很嫩很清脆的孩童声音：“离离原上草。”

南宫澈正抱着他的儿子在亭中念唐诗。

南宫澈：“一岁一枯荣。”

南宫小君：“一岁一枯荣。”

南宫澈：“野火烧不尽。”



南宫小君：“烧不尽。”

南宫澈：“野火，野火烧不尽。”

此刻，我汗流浹背，正跑过望峰亭的下面，四肢挥动，刚好对着南宫小君做了一个猴子鬼脸。

南宫小君虽然在南宫澈的怀里装着很乖巧，但是他那双眼睛立刻就出卖他了。乌黑的大眼睛，大得好像漂亮的女孩子，立刻从读书识字的苦闷中流动着一种蠢蠢欲动、楚楚可怜的光辉。南宫小君，绝对是捡来的！这么鬼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这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三观端正、不嫖不赌、早睡早起、与浪漫细胞无缘的南宫澈亲生的呢？

南宫小君立刻低下头，正很努力地，把他那圆得没有棱角的可爱小脸，弄得跟他爹一样无表情，认真地念着：“惹火惹火不尽！”嘴巴里面念出来的唐诗实在不知道对不对了。

虽然我同“惹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南宫澈的狗鼻子好像嗅出来什么，抬起眼睛看向我。

南宫澈的眼神分明就是：“南宫透，不许捣乱！”

切。

他见不得我捣乱，就不要在这里教孩子。

他把孩子拧到这里来教唐诗，当然不是为了方便给我递一杯水，而是为了监督我跑完整整四圈。社会怎么变成这样呢？人与人的信任去了哪里？自从南宫澈多了一个儿子之后，他就把我当作是阶级敌人。

南宫澈捏了一下他儿子的柔软脸蛋：“野火烧不尽。”

南宫小君的眼神非常好，眼珠子跟着我的鬼脸转：“不尽不尽。”

“春风吹又生。”

“又生又生。又生，草草又生了！”

南宫小君的心早就厌弃了唐诗宋词。

我哈哈大笑。

这孩子有前途！

我笑得那么开心，南宫澈就托着脸非常不爽了。

如果两岁就会把唐诗倒背如流，那绝对不可能是南宫家的血脉！南宫家出过大将军，出过大山贼，出过天才，也出过神经病，就是没有出过神童。南宫家的遗传里面就没有“文化”这种因子。南宫澈虽然不是我爹亲生的，但是他从小跟着我爹成长，有其父必有其子，基本上都一样的啦。